

吴风越雨

片羽

骆驼墩不会寂寞

| 黄家伟 文 |

因为生态环境好、负氧离子浓度高，每逢节假日，宜兴“竹海”即成“人海”。

从籍籍无名的小山村，到人山人海的度假休闲胜地，不过几年时间。这短短几年，是人类历史的一小步，却是“竹海”天翻地覆的一大步。它印刻下了“竹海”村由宁静变为繁华、“竹海”人由闭塞、劳苦山民变成眼界和思路开阔的新时代幸福人的全过程，也映照出了现代人的生活情趣、审美追求。

事实上，如果转变下一味以人类为中心的狭窄视角的话，我们的目光立马就会如炬如电，原来，“竹海”这个舞台，早已上演着堪称“永不落幕”的繁华：这里大量存在着被称为“水中大熊猫”、生物进化研究“活化石”的桃花水母。它的出现时间可追溯到6.5亿年前，比恐龙还早。

人类自然没法跟桃花水母争历史之短长，但又常常容易忘了自己的历史，正像宋代宜兴词人蒋捷所说的“流光容易把人抛。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”。

离开热闹的“竹海”，机缘巧合下，我来到了仰慕已久的骆驼墩遗址和潘汉年故居。但朋友告诉我，那里没有什么东西，没啥看头。这话不但没有消退我的念头，反而更加激发了我的兴趣——这么容易“走红”的年代，这么大的名气，居然没啥看头？我不信。何况，关于所见与未见，本来就是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

“宜兴骆驼墩遗址位于宜兴市新街街道夏家村唐南自然村，是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，主要遗存距今约7000至5000多年，最早可达7300年。”仅这一小段文字介绍，就让我惊讶不已——原来我无数次经过的小山岗，那么早就有人类大规模居住，他们比人们熟知的泰伯奔吴建立勾吴古国的历史还要长，长得多。照此说来，它与动摇了中华远古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的一元论、实证了长江同样是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发祥地，至于目前被实证为华夏文明最早的文化痕迹之一、起始于五六千年前的红山文化，还有人类早期城市文明的范例、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、距今5300—4300年的良渚文化，都远远地在它后面了。这些，是村民看不到的精彩与热闹。是的，骆驼墩遗址并不广为人知，只不过是因为它尚在沉睡。

风又飘飘，雨又飘飘。7000多年后的今天，有着10个文化堆积层的骆驼墩原本的繁荣早已土封地下，实在太久远了，以致当地居民像从来没有发生什么事一样，平常地在地上面耕田种地、挖塘养鱼。只不过，史前人往往是吃了上顿没下顿，生活生产用品主要是陶器、石器、骨器，而现在是小康生活，很多方面早已实现现代化。置身遗址，极目远眺，南部有长深高速，东南部有342省道，北部有104国道，稍远处还有宁杭高铁，“小骆驼”已然跨进“大时代”，太湖西岸的骆驼墩地区乃至整个宜兴，正上演着新时代的繁荣，鲜活地展现着新的文化层。这种对比，很有意思。

“那次发掘后，又全部回填了。除了2006年5月被公布为国保单位后，骆驼墩一点变化都没有，有的只是禁区和红线。”一位村民愤愤不平地说，“人家河姆渡早就建起了遗址博物馆，这给当地带来很多好处，可我们这里，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。”村民的意见很明白：既然是金字招牌，就不该不出效益。作为文化工作者，我突然意识到，掩盖骆驼墩史前文化的，不仅是封土，还有世俗偏见、浅见。

灼见和远见终将取代世俗偏见和浅见，骆驼墩遗址注定不会寂寞。专家表示，骆驼墩遗址填补了环太湖西部史前考古学文化的空白，成功连接了环太湖流域文化圈研究的缺环，证明了长江流域是中华民族文明的起源地之一。当时的《南京日报》报道，骆驼墩人类居住遗址由主间和套间组成，地面为红烧土，建筑遗存结构完整。室内有当时建筑的柱洞、基槽和人类做饭的灶坑。屋外发现加工粮食的大口缸和当时人类吃螺蛳后剩下的壳，堆积成起防潮作用的室外活动地面。这一发现与河姆渡文化有所不同。河姆渡文化遗址地面呈干栏式，适合潮湿地面栽桩造屋，但宜兴骆驼墩遗址地势是丘陵向平原过渡地带，所以地面建筑遗迹是用红烧土烧烤，甚至于四周墙壁、基础都用火涂涂抹，这样既可防潮又能保暖。这在我国南方地区考古发现很少见到，因此宜兴骆驼墩遗址的重大发现，对研究长江太湖流域建筑文化、古代文明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。

价值，就是我的信心源。

少安毋躁，后面的故事更精彩。遗址总面积25万平方米，试掘只不过1309平方米，冰山一角。而出土的陶器、石器、骨器、玉器等就约有400件，各类动物骨骼标本约有2000件。试想一下，大胆地想吧，当25万平方米全部发掘后，那将是怎样一部“全景式图说史前骆驼墩”？比起总面积4万平方米的河姆渡遗址，那必定有更多更精彩的故事。到那时，骆驼墩必将再次唱响“后来者居上”的新传奇。

7000年，足以让沧海变成桑田——太湖不就是8000年前形成的吗？这期间，人类历史经历了多少神话传说、世代更替？时至今日，历史的聚光灯已经照临骆驼墩，我们难道还要为这几年、十几年、几十年的寂寞而怅然若失吗？大可不必。反映8000多年前远古聚落（江苏境内最早）的泗洪顺山集遗址，南京博物院的同志早在1962年就发现迹象，并为其命名。要不是2008年村民挖沙时偶然挖出大量陶片，它不知道要沉睡到何时。河姆渡，顺山集，骆驼墩，似乎都经历了同样传奇而又无奈的过程。

朋友还告诉我，有关遗址保护、修复、展示的规划，当地政府早已委托专业单位着手进行。

历史常常对青睐它的人报以青眼，为此，我必须感谢“竹海”，感谢骆驼墩。在查看资料时，我突然发现一个有意思的巧合：2011年10月28日，“骆驼墩文化论坛——骆驼墩文化遗存与太湖西部史前文化”在初兴的“竹海”召开，会议围绕“骆驼墩文化命名问题”展开讨论，对骆驼墩遗址的发现、骆驼墩文化遗存的性质和内涵、学术意义、价值定位等进行了界定。这是历史明星与现代新星的“握手”，我姑且把这种“握手”叫作“历史照见未来”。

这次“握手”也让我想到：过去的“竹海”也曾是今天的“骆驼墩”；未来的“骆驼墩”也将会是现在的“竹海”。

因为文化长河不曾断流，中国尤其重视历史文化。在可预期的民族复兴的将来，中国人尤其不会忘记历史，因为历史里有我们的苦难和辉煌，它是民族文化、现代道路、未来信心的源泉，它是我们的出发点，也昭示着我们的未来。

这样说来，骆驼墩遗址怎么会被人遗忘呢？

胡氏“一品锅”

| 芮海林 文 |

每逢去屯溪探亲，老街必去。因为，那里有我爱吃的“胡氏一品锅”。“胡氏一品锅”与臭鳃鱼、毛豆腐等都是名牌徽菜，色、香、味俱全，非常好吃，成为招待外宾和喜庆餐桌上的一道美味佳肴。

徽州多山，民风淳朴。有记载曰：本地山路崎岖，鲜有宾客。如有远方来客，徽州人莫不欢欣鼓舞，招待有加。盖倾其所有上好野味家珍，集成一锅，以酬佳宾，从此铸就安徽一道名菜。宋代苏辙、清代乾隆皇帝都有赞美之辞。文人梁实秋先生品尝了“一品锅”之后，对此菜大加称赞，曾撰文做了详尽描述：“一只大铁锅，口径差不多二尺，热腾腾地端上来，里面还在滚沸，一层鸡、一层鸭、一层肉、一层油豆腐，点缀着一些蛋饺，锅底是萝卜、青菜，味道好极了。”

“胡氏一品锅”不是用砂锅，也不是用搪瓷锅，而是平常家里用的双耳铁锅。铁锅有大、小型号，可根据就餐人数选定。最讲究的是锅里的配料，一般分为五个层次：最底下一层放干长豇豆和冬笋。长豇豆先用温水浸泡洗净，切成五厘米长，冬笋切片；第二层放鸡块；第三层是豆腐角塞肉和香菇。豆腐角为四厘米见方的油豆腐，里面塞肉糜、豆腐、菠菜（先在开水中焯一下，切碎），加调料做成馅，香菇用温水发好；第四层放夹心肉（五花猪肉），切成两厘米厚的长方形。鸡块和肉先要用盐抹一下，再放入酱油中浸十五分钟；最上面一层放蛋饺。每层加好调味料，放适当的水，盖上锅盖（由于锅内原料较多，一般都要堆得高出锅面，所以不能用木制

平盖，要用上小下大的鼓圆形锅盖）放在炉上大火烧开，再用温火炖三个小时左右，就做好了。如果家中有备料，放入虾米、腊肉、鸭块、萝卜等，味道也很不错。

那天，我们一家四人，在老街第一楼坐定，品尝过几道味美的徽菜后，胡氏一品锅上席了。服务小姐在桌上摆好点燃的酒精炉，端来一个卖相并不好看的双耳铁锅，揭开锅盖，顿时香气四溢，热气腾腾，绿色的葱花和金黄色的蛋饺交相辉映。“大家快尝尝！”我招呼着家人，大家边吃边赞不绝口，蛋饺爽口味美，夹心肉酥而不腻，油豆腐灌汤清甜，但公认最好吃的还是最底层的素菜。经过几小时的炖焖，上面几层的菜味都渗透到下面，真可谓鲜美无比。“这道菜为什么叫‘胡氏一品锅’呢？”儿子问我。女儿抢答：“这个我知道，因为这道菜起源于徽州绩溪胡家。绩溪是胡适的家乡，不仅出名还出名菜呢！”老伴也接嘴说：“明清时期无徽不成镇，在外地经商的绩溪人很多，每逢除夕吃年夜饭，总少不了一道‘胡氏一品锅’，八大菜系中唯有这道菜其他菜系没有，这是真正的名牌徽菜。”我说：“著名学者胡适，据说他每次到上海、南京，凡有同乡请他吃饭，他总是指定要吃‘胡氏一品锅’这道家乡菜。他在任驻美国大使期间，频以此菜招待外宾，并亲自命名为‘胡氏一品锅’，使徽菜走向世界。所以，后人也把此菜称之为‘胡适一品锅’，以此褒扬胡适对徽菜的贡献。”

“胡氏一品锅”，从普通农家菜演变为官府菜，其寓意为官一品接一品升，日子一天比一天好。

双
娇摄影
穆平